



# 又是一年蜜柚香

◎朱琦

妈妈的家乡盛产柚子，处处是柚子园。一到秋冬，成片的柚林便挂满金黄的蜜柚，空气中溢满清甜的香气。记忆中，妈妈的身上总是散发着甜甜的蜜柚香，让我倍感温暖。

这股蜜柚香，曾伴儿时的我捱过了在医院的日子。一次，我伤了腿，要住院治疗。但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却让我坐立不安，哭闹着执意要回家。妈妈温柔地安抚我：“你先睡，我保证明天早上，你就闻不到这味道了。”次日清晨，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缕柚子的香气唤醒。睁眼望去，床头不知何时多了一排小香包，里面满是细细的柚子皮丝儿，一股清新的香气迎面扑来，让我顿觉神清气爽。我正兴奋地要喊妈妈，却发现一向习惯早起她，此刻竟趴在床边，睡得正香，指尖还依稀残留着剥柚子的痕迹。有了柚子香包的陪伴，我果真没有再受消毒水味的困扰。从此，这股甜甜的柚子香气，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挥之不去。

柚子香也开启了我的音乐之路。小学时，我想学电子琴，但家里经济拮据，只能作罢。一天，妈妈突然兴奋地对我说：“等过段时间，妈妈会给你一个惊喜。”第二天，在乡下种柚子的舅舅突然送来了一大车柚子。从此，妈妈下班后

便在小区附近摆摊卖起了柚子。我对此很不理解，觉得有些丢脸，赌气一连几天不理她。但妈妈不仅没有停止卖柚子，还学着做起了柚子酱搭配一起卖。那段时间，每到夜晚，我家的厨房总有妈妈彻夜熬制柚子酱的身影。没过多久，我真收到了妈妈所说的惊喜：一架崭新的电子琴和一张音乐班的入学卡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妈妈不辞辛苦地卖柚子和柚子酱，是为了让我圆梦。

长大后，我远嫁他乡，却一直对那股柚子香念念不忘。一年秋天，我跟妈妈视频，她正在那头吃着柚子，我羡慕地说，要是我的院子里也有一棵蜜柚树多好。没想到随口一说的话，她竟默默记下。第二年春天，妈妈从老家赶来看我，居然背了棵小小的柚子树苗。刚移栽的小树苗特别娇嫩，她就像养护宝贝一样，松土，施肥，修剪，悉心照料……直到看它壮实地成活下来，才心满意足地回了老家。多年过去，树苗早已长大。每逢秋分时，院子总会飘着甜甜又熟悉的蜜柚香气，沁人心脾。

岁月流逝，很多的记忆已渐行渐远，但柚子的香气依旧清新。妈妈的爱就像这蜜柚香，无处不在，悠远绵长。

# 再吃一碗烂面条

◎陈丽冬

小时候，我很爱吃奶奶煮的面，尤其是卤面：面条筋道，汤汁浓郁，唇齿弥漫猪油的香、花蛤的甜，真是人间至味。

有一次，我牙疼得厉害，没有胃口。奶奶看着我红肿的脸颊，转身进了厨房。不一会儿她便端出一碗面条：面条稀烂黏糊，几片青菜叶愣是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只有荷包蛋还算完整。我瞥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怎么不是卤面？这个面这么烂，我才不吃！”奶奶愣了愣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把碗塞到我手里：“好歹试一试，牙疼可不兴吃卤面，太硬了咬不动。”看着奶奶额头上沁出的汗珠，期待的眼神，我只好随便舀了一小勺面条。没想到，烂面条入口即化，切段的青菜一咬就碎，非常好吃。奶奶一直在旁边，看着我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碗面条，才舒心地笑了。从那以后，烂面条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。

在外求学多年，我在家的时间变少，口味也渐渐变了。那年生日正好在老家，奶奶为我庆生，又煮了碗烂面条。看着碗里粘稠的面条，我不禁皱起眉头，嫌弃地说：“老是煮这么烂，是要

喂猪吗！”说着使劲推开碗，满满的面汤摇晃着洒了出来，桌上一片狼藉。奶奶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她连忙俯下身子，悄悄抹了一把眼角，颤颤巍巍地擦拭洒落的面汤。“是奶奶糊涂，奶奶还以为你爱吃。好好的生日，哎……”她讷讷地说。言语里满是愧疚，竟没有半点责备。那之后，奶奶再也没为我煮过烂面条。

时光飞逝，我早已结婚生子，关于烂面条的记忆也模糊不清了。有段时间儿子肠胃不好，煮饭时我就特意煮得烂一些。有一天他想吃面，我忙碌了一早上，煮了碗香喷喷的面条，里面还加了他爱吃的干贝、红菇，想

象着他狼吞虎咽的画面，嘴角不禁漾起笑意。哪知他看到煮得有点烂的面条，嘴巴撅得老高，不情不愿地拿起筷子胡乱翻搅两下，甩了句“你连面条都要煮这么烂，是要给猪吃吗”，就扯过书包气鼓鼓地上学去了。儿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犹如一盆冷水，让我原本充满期待的心感到阵阵凉意。我突然明白了奶奶曾经的处境，她对我倾注了所有的爱，我却以恶语肆意伤害了她，她是用了多少力气才能默默咽下所有的委屈。

当我幡然醒悟的时候，奶奶早已离我而去，我再也吃不到奶奶煮的烂面条了。



# 千层底里藏暖阳

◎罗海花

记忆里奶奶总是在冬日阳光明媚时坐在庭院里，旁边是永远不变的鞋底与针线。阳光温柔地倾泻下来，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，亲切而慈祥。

小时候每逢冬季，我的脚就会生冻疮，走起路隐隐作痛。奶奶给我用了很多偏方，都不管用。一天，奶奶神秘地拿出了她的嫁妆盒，满是褶皱的手颤抖着递给我一双千层底布鞋。暗红色的面料显然是旧时光的产物，鞋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下面一圈水波纹，针脚密实，又厚又软。奶奶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我20年前绣的最好的一双，谁要我都给呢。”我摸着瞧了瞧，摇摇头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鸳鸯图案的鞋太老气了，我不要。”奶奶原本神气的眼神突然就暗淡了，接回布鞋，嘴里轻声嘟囔：“怎么会丑呢？”我看见她失落的背影越走越远。
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奶奶说要给我做双布鞋，还会绣上我最喜欢的大熊猫。一天夜里我想喝点热水，出屋就看见奶奶的房门虚掩着，透出光亮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趴着门缝往里瞧，奶奶弓着腰，坐在床上，鞋垫搁在膝盖上，手一推一拉。她周围摆着好几个花样子、针线筐，屋顶的灯泡被窗户漏进来的风吹得晃来晃去。奶奶吃力地搓着线，用手勒紧，再拿锥子刺一下，纳一针，如此反复。忽然，我看到奶奶抬起了头，对着灯泡穿针，可怎么也穿不进去。我推门进屋笑着说：“让我也学学怎么穿鞋。”奶奶说什么也不肯，非要送我回屋。我看到她的布鞋又旧又瘪，磨得穿帮破底，线头绽开，走起来一步一响，每一响都敲在我的心上。但她全然不顾自己，一心只想着给我纳鞋垫。

五年前的冬天，奶奶高血压复发被送进了ICU，回到重症病房时，我泣不成声地坐在床边。她颤颤巍巍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，摸着我的脸说：“妞妞，奶奶希望你能快点找个人，以后一直陪着你。”时光没能留住奶奶，只留下她传给我的嫁妆盒，里面整整齐齐摆放了十几双布鞋，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。翻到那双被我嫌弃过的“鸳鸯戏水”，下面平整地摆放着一张纸，写着“奶奶为你结婚准备的，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”。我把这双布鞋贴在胸口，仿佛回到那个趴着门缝偷看的夜晚，奶奶在给我绣大熊猫布鞋，一针一线，都好似刺进我的心里。

抚摸着一双双精巧玲珑的千层底布鞋，如梭似瓜，如舟似画。穿上它，便能用脚步丈量那缠绵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。

# 父亲的脚步

◎朱睿

年幼的我特别喜欢父亲将我抱起，再接住，转上几圈后顺势让我骑在他脖子上，随即他拉起我的手，大步流星带我出去玩。有时父亲累了，将我放下来，我只好

在父亲身后连跑带颠，不知何时才能追赶上父亲的脚步。上学后偶尔得病，母亲深夜从邻居家借来三轮车，拉我去医院，“我好希望是爸爸快步赶来，风一样骑自行车带我去医院呀。”母亲听到，脸上浮现一丝苦涩的微笑：“你爸忙工作，我不能拖了他的后腿。说来也巧，什么时候那些烦心事快结束了，他人也回来了。”

有鉴于此，平日母亲总怕我有什么闪失，虽然我平日喜欢疯玩，但母亲一直不让我学骑自行车。我只好偷偷去会骑自行车的同学家里，央求他们教我。上了几次路，还是被母亲发现了。母亲在父亲回来后，将她的担忧与无助一股脑说给父亲听。父亲静静听完，向母亲承诺：“你受累了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”

从此，以前工作半月才回家一次的父亲，为了我天天往家赶，顾不上奔波的劳累，他开始用母亲的自行车教我。父亲言语缓慢而清晰，先示范，再让我口头重复一遍，最后让我开始上车练习，每当我的车子开始歪歪扭扭摇晃的时候，父亲总能一个箭步到达车子前，立即稳住我。从傍晚到睡觉前，父亲一直都在纠正、提醒、鼓励我，临近楼区大门，迎面正是母亲慈爱的目光。“听到你们的脚步声，就像老马在驯小马驹。”

后来，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可父亲还是说“你大胆骑，我在后面跑步，顺带锻炼身体。”第二天母亲告诉我，“你爸为了陪你练习跑得气喘吁吁，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，我说，为了他闺女，再累他都不觉得。”是啊，父亲的脚步将我们的心都踩疼了。以后每每忆及此，似乎总有声音提醒我：父亲脚步声在我身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。而且令所有人没料到的是：我居然从此改掉了贪玩的毛病。

如今父亲老了，有一次我陪他散步，向他坦白：“爸，小时候我总想追上您的脚步，可为什么追上了，却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呢？”“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好在后浪推前浪，这样社会才会进步，没啥遗憾的。”“可我在事业上还是没有超过您啊。”“每个人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担当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你现在认真工作，照顾好家庭，孝敬双方长辈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。”

父亲的步履开始蹒跚，可我分明看到他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，每一步都带有岁月里关于诠释爱的悠长回声……

